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五十九回 洪陽教妖婦現原形

話說金花娘娘說道：「吾神難以保安康。」張祿又說道：「實無力量上供，我的菩薩。」神人又開言說道：「若要是，好了上供不上供，再告艱難命要傷。再把大錢拿一吊，吾神替你免災殃。」張祿又說道：「娘娘，這一吊錢還是當了來的呢！多要一個，實在的也沒有咧。等好了，再上供罷。」神人又說話咧：「忙時就來抱佛腿，閒時再不肯燒香。既然你說無錢鈔，吾神何必戀壇場？」一邊說話鼓亂響，再聽我幾句好文章。張祿罷前後話，暗道：「老虎日的特會裝獍！」

張祿兒與金寡婦左說右對，窮磨了半日。道婆嗎，估量著擠不出油來，腹中暗自說：「何不在他們家說些個喪話，一解我胸中之恨，大家好散！」金寡婦想罷，主意已定，說：「聽吾神念一套勸善歌兒罷。」復又打起神鼓，只聽他口中念道金寡婦，口中只把歌兒念，太平鼓打響連聲。念的是：「一請東方甲乙木，二請南方火丙丁，三請中央戊己土，四請庚辛乘虛誠，五請北方壬癸水，六請家堂眾祖宗。燒上高香把燈點，你們都，細聽吾神講分明。人吃了，五穀雜糧要生病，我的言詞要你們聽：遇見了，打架拌嘴加言語，新鍋底子補窟窿。天上下雨滿地水，瞎子原來無眼睛。」

父母要是生災病，不用吃藥花費銅，只須斷他七八天飯，管保叫他活不成。地下有水多泥汙，滑倒就栽倒栽蔥。人家柴草點上火，包管大亮似明燈。許下長齋吃到老，天天晚上動葷腥。十冬臘月喝涼水，臨死埋在灶火坑。見人家孩子井邊立，推將下去一溜風。人家力大你就跑，多吃酒要行兇。這些陰功全要有，時時刻刻要遵行。若是依從吾神教，年年養個愣頭青。無有供奉休問病，神佛無力也難應。吩咐住鼓吹燈滅，留神就要轉天庭。」金寡婦，說罷坐在金交椅，從外邊，來了青衣人數名。手拿索子齊說話，把一個，孽老道的快快行。嘩唧唧，鐵索套在脖子上，嚇得那，道婆子個個把魂驚。細看都是公門客，不由得，頂梁骨上走魂靈。承差說：「不用發呆跟著走，府台爺，前廳立等問口供。」

承差們一句話，把眾道婆提醒了，一個個這才明白，說道是：「不好例，原來是官府衙門中差人！」不由得半晌開言。

眾青衣齊聲斷喝說：「孽老道的們，別望你眾位太爺們裝腔咧！」

總讓你們裝神弄鬼，也是自不中用，乖乖地跟著我們走罷！」

金寡婦說：「眾位，哪個衙門差來的？」承差說：「你們還發昏呢！這是江寧府劉大人衙門！」眾三班捕快說罷，將眾道婆和金花聖母，一齊拉到堂前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劉大人假裝有病，坐在牀上，看見張祿領進金花娘娘。

劉大人一聲也不言語，用目一觀，心中且已明白，吩咐張祿將她引進書房。金寡婦看見劉大人坐在牀上，只當是個病人，所以裝腔作勢，惡想發幾兩銀子的財，騙些口吃，那知道分文無有。做夢也不知是劉大人衙門！為什麼她們都不知道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皆因她們是邪門，是邪的，那裡能夠明白？

再說劉大人，打發道婆子們在書房中打著神鼓下神。劉大人暗道：「妖婦刁民敗壞風俗，令人可惱！」說著起身下牀，悄悄來到書房門外，偷眼往書房看了一遍，一個個裝腔作勢，又聽得那下神的花花娘娘，打著神鼓同聲亂響，還帶著嘴裡亂胡說。劉大人觀看這個光景，又是笑又是惱，連忙到當堂歸公位坐下，兩旁邊衙役早已伺候。劉大人打發承差，到書房將他們鎖上帶至大堂，一面令人到翠花巷金寡婦的家中，把那些神胎聖像，盡行搬運，交付各處廟宇供奉，這也不必細表。

且說眾道婆子，來至大堂，眾青衣一齊喊堂，嚇得一個個渾身打戰，朝上跪倒。劉大人座上開言講話。

清官座上衝衝怒，往下開言把話云：說「你們這伙誰為領神？哪一個，身為聖母降神壇？」金寡婦開言把「老爺」叫：「小婦人，不過救人災難結善緣，求神立願，燒香火，保佑家口人人安。供神像，無非使人瞧見敬，望空的，唯恐眾人心不虔。小婦人，又是寡婦多潔淨，因此上，金爐不敢斷香煙。總有些，男婦上供來還願，不過是，隨心祭祖在神前。『金花聖母』是佛號，卻與小婦不相干。」

老爺裁奪情和理，這都是，實在情由不敢瞞。」劉大人，聞聽不住微冷笑，說道「妖婦嘴巧太無端！燒香還願我不表，求災求病理當然。你家並非庵與寺，供了些泥胎主何緣？寡居婦女不算老，亂哄哄，男女不分理太偏。更不該，裝神弄鬼將人哄，結黨立教號『白蓮』。下神打鼓裝嘴臉，實在的下作特不堪！哄的那，劣民圍繞如蜂蟻，分明是，傷風敗化弄謠言！」劉大人說罷無名動，惡狠狠，連拍驚堂把眼瞪圓。

劉大人在座上越說越惱，無名火起，把驚堂一拍，吩咐：「人來！把這妖婦拉將下去，先打他二十板子！」青衣齊聲答應，一擁上來，四五個人，把金寡婦拉將下去。用掌扇把官府擋住，這才按倒金寡婦，將她的綠布褲子拉下來，露出那漆黑的屁蛋子。青衣舉起毛竹板子，打了二十下子，只打得「爹」

一聲，「娘」一聲，浪叫不止，還鬧了個尿尿直冒。大堂上這股子味道，再沒有那麼難聞咧！

眾位明公細聽緣故：外官打婦女，要是打良人家的婦女，倒要褪去褲子打；要是打婊子，倒是穿著褲子打。總要用扇擋住官府的臉，不叫看見。打完之時，那一根毛竹板可不要咧，又換新的。這是外省的規矩。此理明言，書歸正傳。

把金寡婦打完放起，又把那個道婆子按倒，並無偏理，每人二十大板。劉大人這才吩咐：「將這一起妖人招監！」下邊答應，登時把他們送入監中。劉大人一面做文書詳報撫院，一面寫了告示，禁止邪教。眾位細聽，這禁止邪教告示上寫著：「江寧府正堂加一級紀錄五次劉為曉諭事。照得金陵一郡，物阜民安，白叟黃童，盡知禮義，真稱魚米之鄉，詩禮之地。今有無知妖婦，陡起教名，稱『金花聖母』，裝神弄鬼，惑亂人心，致使街巷不寧。若不禁止；早除伏惡，恐其貽害小民非淺。

為此，通行曉諭民人等知悉：各安生理，特示。」後有年月日時，實貼街前。

劉大人判斷已畢，這才吩咐把攔轎喊冤那二人帶上來，這才下邊答應。登時，將賣瓦盆的李五和賣乾草的趙義帶至當堂跪下。劉大人復又問了一遍，二人的言詞照前。清官爺聞聽，不由心下為難。

這清官，聞聽他二人的話，不由心中倒為難：欲待叫趙義賠李五，怎奈他倆受貧寒。況且是，一擔乾草錢三百，養活他的母老年。要叫他賠了李五去，趙義無本怎生吃穿？

有心不叫賠李五，賣盆說的更可憐。這件事情倒費手，叫本府，怎樣判斷並堂前？我有心拿出錢兩吊，又怕是，無知愚民作笑談。劉大人為難時多會，忽然一計上眉尖。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樣，管叫他二人都喜歡。」清官爺想罷不怠慢，滿面春風把話言。說道是：「你二人不必來分理，聽我公斷開不偏。」叫趙義：「燒鍋裡去快打酒，四兩一壺要老乾。回來與李五賠個禮，彼此相和兩下安。」

趙義聞聽不怠慢，慌忙站起把身翻。下了月台往外走，出了衙門舉目觀：有一座燒鍋在路北，酒幌高挑半空懸。趙義瞧罷不怠慢，登時之間到跟前。到櫃上，打了四兩乾燒酒，他逕奔衙門跑又竄。依舊又把衙門進，至大堂跪在地平川。說「大人在上酒來到」，清官座上便開言：說「趙義你打了多少酒？本府給你好會錢。」趙義聞聽說「四兩，大人台前不敢瞞。」劉大人聞聽又講話：說「趙義留神你聽言。」